

膠東文化撮要

支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膠東文化摘要

支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胶东文化撮要/支军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09-09148-0

I. ①胶… II. ①支… III. ①文化史—研究—山东省
IV. ①K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2555 号

胶东文化撮要

支军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5.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9148-0

定 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调换。

目 录

1 / 弁言

4 / 从贝丘遗址到莱文化：早期文明

4 / 一、胶东贝丘遗址

13 / 二、先进的莱文化

21 / “蓬莱目极沧海长”：海洋文化

21 / 一、三神山与蓬莱仙话

33 / 二、“立石颂秦德”：秦始皇东巡胶东

37 / 三、徐福东渡

40 / 四、八仙过海传说

47 / 五、海洋信仰

55 / “烟霞洞府习真修”：全真道的兴盛

55 / 一、胶东道教文化的源起

63 / 二、“全真道东，宁海因缘”

72 / 三、踏石留痕：烟霞风景自年年

80 / 从民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

80 / 一、传承久远的民俗

85 / 二、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03 /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海防文化

103 / 一、胶东海防地理形势

108 / 二、胶东海防体系的营建

123 / 三、“腹有奇兵百万藏”的抗倭名将戚继光

128 / 四、胶东海防理论

131 / “直道而行”：胶东商帮

131 / 一、“逐利四方”：胶东商贾的兴起

143 / 二、胶东商帮的禀性

149 / 三、胶东商业的演变

163 / 四、胶东商帮的转型

176 / 城市·空间·景观：开埠文化

176 / 一、早期城市变迁：城市记忆

183 / 二、外力楔入下的新建城市

211 / “海阳铁西瓜，威名传天下”：红色文化

211 / 一、从党组织的初创到红色暴动

214 / 二、威震敌胆的惊魂杀手：地雷战

226 / 三、“保田保家乡”：同仇敌忾卫胶东的红色往事

232 / 征引书目

242 / 后记

地理空间视角下的胶东，一般指胶莱河以东的山东半岛地区，包括现在青岛、烟台、威海所辖县市区，其区域范围大致与明清以降的登州、莱州二府相当。“山东半岛之水，胶为巨，故古称胶东、胶西，相沿而有胶州、胶澳之名，此命名之所由起也。”^[1]具体而言，则有蓬莱、福山（含烟台）、黄县（含龙口）、招远、栖霞、莱阳、牟平、文登（含威海）、荣成、海阳、掖县、平度、即墨（含青岛）、胶州等县。

胶东文化，作为区域文化之一种，从胶东考古取得的成果看，自有起源和自己的发展谱系^[2]。从早期文明^[3]出发，以历史发展为向度，有把胶东文化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原始社会文化、莱文化、齐文化、封建社会文化、现当代文化^[4]。也有胶东半岛海洋文明历史的提法^[5]。也有从对外关系视角，讨论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中韩关系。^[6]也有将胶东文化分为夏商时期文化、两周时期莱文化、秦汉时期东莱方仙道文化、魏晋南北朝东莱文化圈、隋唐至宋代的重要口岸与对外交往文化、元明清时期人口流动与移民文化、西风东渐的山东起始地、民国时期的红色文化等。^[7]还有演义式的胶东通史。^[8]专题性如

[1] 民国《胶澳志》卷二《方輿志》。

[2] 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3]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编《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胶东考古研究文集》（齐鲁书社2004年）等。

[4] 刘凤鸣：《胶东文化概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5] 郭洋溪、侯德彤、李培亮：《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6] 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凤鸣：《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中华书局2010年。

[7] 范庆梅主编：《烟台文化通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8] 安家正：《胶东通史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开埠文化^[1]、人物个案^[2]、昆崙山全真道^[3]、家族文化^[4]等研究。不论是“长时期”还是“短时段”，都是持一种“史”的立场。从不同时限，描述了胶东地域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

也有持“地”之立场，即从人类社会学视角，在地理单元上把胶东文化分为农耕文化、渔捕文化和商旅文化三种，即中部以栖霞、莱阳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东部以荣成为主体的渔捕文化区和西部以蓬莱、黄县（今龙口）、掖县（今莱州）为主体的商旅文化区。^[5]

从文化现象到人物个案，从历史发展到专题片断，胶东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甚夥。

可是，悠远绵长而又踵事增华的胶东文化，究竟有哪些地域特质？换言之，对胶东文化该如何进行采摭，能大致有一个清晰的印象？

在整个时空中，唯有把胶东地域特质的文化元素叙述出来，才有可能回到胶东文化的原初。

具有中国海洋文明重要源头意义的贝丘遗址，并非仅仅停留在考古学上；剪取烟台白石村、福山邱家庄、蓬莱紫荆山以及长岛北庄等遗址片段，更让我们坚信，胶东早期文明自有其起源和发展谱系。与夏商周中原文化同一时期的胶东早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距在缩小，甚至在制陶、铜器诸方面进入了中华文化的先进行列，并一度引领中华文明之先。

从三神山到蓬莱仙话，从秦皇汉武帝巡到徐福东渡，从八仙过海传说到海洋信仰，滨海而处的胶东，海洋文化是其一大特色。

胶东还是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源头。“屏去妄幻，独全其真”，全真道在胶东创立，由化行山东，而流布全国，使四海教风为一家，

[1] 如：支军：《开埠后烟台城市空间演变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李晓飞：《烟台开埠记忆》（图片集），黄海数字出版社2009年。

[2] 如：唐锡彤、吴德运、蔡玉臻：《吴佩孚研究：第三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刘铭伟：《王懿荣先生书作集》，黄海数字出版社2012年。

[3] 如：丁鼎：《昆崙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4] 王树春：《明末清初胶东文化拾遗》，东方出版社2010年；蒋惠民：《黄城丁氏家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张景芬：《胶东发展研究——经济 社会 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张景芬：《秦、齐对抗的文化人类学涵义》（《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等。

教泽四方，闳大广博。

富有地域特色、民俗淳厚、海味浓郁的胶东民间文化，世代相沿传承，生生不息。在悠长的历史演进中，胶东民间文化不断积累、衍变和融合，绵延不绝，发展成为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有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代始。降至近代，胶东海防营建不断发展，海防体系逐步形成，海防设施如堡垒、炮台、墩等沿海岸线星罗棋布。这些海防遗址遗存以其独有的形式，昭示着胶东醇厚的海防文化特色。

胶东商品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传统商人，为维护利益，协调关系，联络乡谊，按不同籍隶或行业组成各种行帮，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胶东商帮。开埠后，以开埠城市为中心的胶东商帮开始转型。而胶东商帮受传统齐鲁文化思想的长期浸润，秉承儒家文化忠恕之道，以义致利，诚信经商，博施济众，而又重土安命，形成具有海洋文化特质、直道而行的商业禀性，可谓是鲁商的代表。

从传统到近代，胶东区域中心城市不断变迁。外力楔入下，开埠城市的兴起，西方事物包括洋行、领事馆、教堂等大势融进，改变和重构了胶东区域城市格局。开埠文化，是胶东文化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胶东是革命老区。从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到革命战争时期的“保田保家乡”，牟平雷神庙战役、海阳地雷战等，一段段艰苦卓绝的斗争，一出出可歌可泣的故事，留下了凝重的红色记忆。

这八个方面，或可为胶东文化之荦荦大者。一个区域，累积而成的活泼泼的文化，绵延至今，日久弥新。我能做的、所做的只是一种叙事。从方志到老报刊，从论著到老照片，旁搜缀录，摭采纂辑。

给自己的释怀是，“撮要举凡，存其大体”。

从贝丘遗址到莱文化：早期文明

滨海而处的胶东，三面环海，海岸线蜿蜒曲折，北临渤海，与辽东半岛相对，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相望。靠海吃海，胶东先民近海而居、依海而活，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早期文明。大量贝壳、鱼骨及石网坠等陆续出土，这些分布在胶东滨海地带距今 7000—5000 年的贝丘遗址，成为胶东早期文明的实物见证。

一、胶东贝丘遗址



胶东贝丘遗址（烟台博物馆藏）

贝丘遗址(shell mound)，是史前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在这些地方出土的大量先民们食后抛弃的各种蚌类壳的堆积，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的则延续到青铜时代或稍晚。贝丘遗址多位于海、湖泊和河流沿岸。

胶东半岛是目前我国贝丘遗址最聚集的地

区，已发现了百余处贝丘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中，把胶东半岛贝丘遗址考古分为三个时期：开始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建立谱系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综合研究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

胶东贝丘遗址的早期考古调查与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学者驹井和爱曾在黄县龙口境内发现贝丘遗址，并于 1931 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东方学报》第 1 期发表《关于山东省黄县龙口附近贝冢》一文。40 年代初，日本另一位学者神尾正明调查了青岛的兴亚路贝丘遗址，叙述了地形地质、遗址

剖面，采集了贝壳种类、陶片、石器、骨角器等，并推测了史前地理环境。这是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肇端，“他们的调查与发掘开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先河，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研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我们今天客观地评价他们当年的工作，应该说其开拓性的意义要大于实际获得的研究成果”^[1]。

从20世纪50年代起，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胶东做了大量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1957年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组织的文物普查，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2]1963年，山东省博物馆对蓬莱紫荆山贝丘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当典型龙山文化人们生活在这里之前，早已有使用彩陶的人们生息、繁殖在这块肥沃的海滨土地上”^[3]。

70年代以来，胶东半岛进行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和复查工作，发现了百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蓬莱大仲家遗址、黄县唐家遗址、烟台白石村遗址等。1979年，烟台地区文管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织发掘了福山邱家庄遗址和牟平照格庄遗址。80年代，山东省第二次文物大普查，对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特点和范围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1994年至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课题组对胶东半岛20处贝丘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包括胶东半岛南岸即墨的丁戈庄遗址、东演堤遗址、南阡遗址、北阡遗址，莱阳的泉水头遗址，海阳的桃林遗址、蛎岔埠遗址，乳山的翁家埠遗址、桃村王家遗址，荣成的河口遗址、河西乔家遗址等11处遗址，胶东半岛北岸蓬莱的南王绪遗址、大仲家遗址，福山的邱家庄遗址、烟台的白石村遗址，牟平的蛤堆顶遗址、蛎碴港遗址，威海的义和遗址，荣成的东初遗址、北兰格遗址等9处遗址。这些调查和发掘，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把胶东半岛贝丘遗址考古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调查结果，发现这些遗址绝大多数位于海岸线曲折、海湾湾顶分叉深入陆地或海湾为两侧的海岬所对峙的地理环境中，这种近海的地理位置为获取海产资源，是极为便利的。可以判断，当时获取海产资源的直线距离在3公里之内。从总体上看，当时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先民适应海侵形成的环境变化，在海边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居住地，通过捕鱼、捞贝、狩猎和采集等生存方式获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2] 杨子范：《胶东半岛一带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85年第12期。

[3]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蓬莱紫荆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



胶东贝丘遗址分布图

取各种食物资源。^[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课题组把整个研究重点完全放在探讨古代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相互关系上，着重探讨了古代环境如何制约当时人类的生存，人类又是如何在适应环境生存、发展的同时，给环境以影响，总结出胶东半岛地区特定时间段里古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模式，这标志着胶

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取得了新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对胶东半岛贝丘遗址考古取得的成果证明，胶东半岛早期文明形成了一个内部大致统一而同外部仅仅保持有限联系的文化实体，自有起源和自己的发展谱系^[2]。在史前时期，胶东是一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古文化区，并自有其发展系统和文化特征。

在胶东半岛已发现的百余处贝丘遗址中，主要有烟台芝罘区白石村遗址、福山区邱家庄遗址、蓬莱紫荆山遗址、大仲家遗址、长岛北庄遗址、莱阳泉水头遗址、栖霞杨家圈遗址等。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胶东先民已在胶东半岛各地生活繁衍。可以说，胶东半岛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源头。

“胶东地区较早时期的新石器文化因烟台白石村、福山邱家庄、蓬莱紫荆山以及长岛北庄等遗址的发掘，已经逐渐为人们认识，其发展脉络可由四个阶段的遗存为代表，即白石村一期、邱家庄一期、北庄一期和北庄二期。地处胶东中部的杨家圈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北庄二期以后的新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3]考察胶东的早期文明，这几处贝丘遗址占有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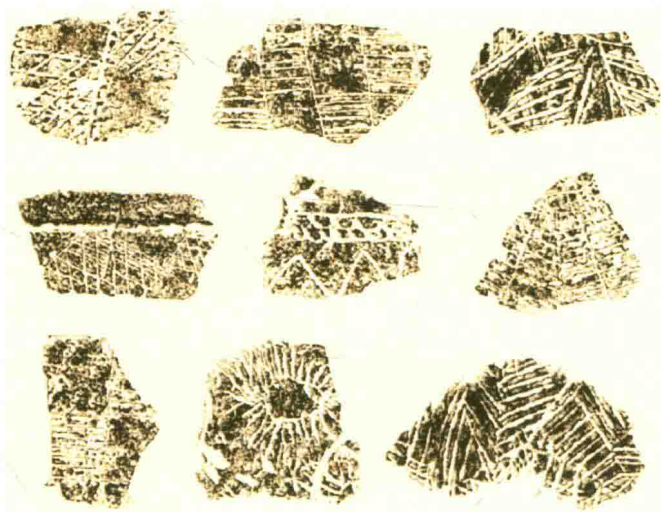
白石村遗址位于烟台芝罘区，这是迄今所知胶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2] 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3]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址，地势南高北低，东、南、西面为绵亘山丘，往北距芝罘海湾不到2公里，70年代进行过勘探、发掘。1980年5—7月、1981年5—6月，烟台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227平方米。^[1]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课题组对遗址个别地点采集了贝类标本。根据出土的遗物分为“白石村一期文化”和“白石村二期文化”。在白石村一期文化层里发现两座墓葬，白石村二期文化层里也发现两座墓葬，都没有墓坑和随葬品。“在白石村二期文化层里共清理柱洞234个，由于当时的居住面已遭到破坏，其房子的结构不清楚。柱洞从结构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挖成的。这类柱洞一般较细、较浅，口径在20—30厘米，深30厘米左右，多数底部夯实或垫有石块。另一类是先在地面挖一个长、深各为一米左右的椭圆形大坑，然后在坑的一头或中间再挖柱洞。这种柱洞一般较深，均在一米以上，最深的可达2米。”^[2]出土的人工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白石村一期文化层出土的陶器，陶色多不纯正，以夹砂陶为主，次为泥质陶，器表多为素面，纹饰主要是附加堆纹和乳丁纹，器类有钵形鼎、筒形罐、盆、钵、支脚等。白石村二期文化层的陶器陶色也不纯正，以红褐或灰褐为主。以夹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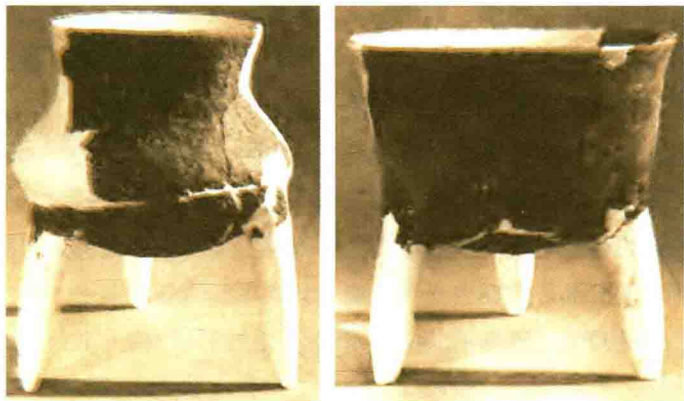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烟台市博物馆：《烟台白石村遗址发掘报告》，载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白石村遗址二期陶器刻划纹纹样拓本

[1]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7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图版一一、一二，文物出版社2000年。

白石村遗址二期陶鼎

陶为主，次为夹砂、夹滑石陶和泥质陶。器类有盆形鼎、釜形鼎、罐形鼎、钵、三足钵、碗、筒形罐、支脚、网坠等。刻划纹已常见，且繁缛富于变化，有乱线纹、方格、菱格线纹，也有人字形条纹、太阳纹等。

白石村一期文化和二期文化中的石器和骨器差别不大，石器有斧、铲、网坠、磨棒等，骨器主要有锥、镞、针等。“从动物遗存看，当时人获取的贝类主要是蛤仔，鱼类则包括红鳍东方鲀、黑鲷、真鲷和鲈鱼等。根据当时遗址与海岸线的距离不到2公里，我们推测当时人获取海产资源的直线距离在2公里之内。”“可以认为当时人适应海侵形成的环境变化，在海边建立居住地，通过捞贝、捕鱼、狩猎、采集等生存生活方式获取遗址周围环境中存在的食物资源，还进行养猪这种开发动物资源的活动。”^[1]

白石村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地层关系清楚，出土遗物丰富，使我们对其文化内涵有了一定的认识。尤其是在胶东第一次发现了早于福山邱家庄、蓬莱紫荆山等遗址的白石村一期文化，这为建立胶东原始文化序列、探讨胶东原始文化起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2]。烟台市博物馆提供的发掘报告表明，白石村遗址所表现的经济特点是相互依存的混合经济形态，“但在比例关系上，两期又有所不同。以生产工具为例：一期文化中加工籽粒作物的磨盘、磨棒发现较少，而狩猎工具如石球、骨镞却较多；到了二期文化时，磨盘、磨棒的数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量大为增加，而狩猎工具有所减少，两相比较，农业的发展是很明显的”^[1]。

以白石村遗址为代表的白石文化，是胶东半岛先民创造的土生土长的早期文化，是一种具有独立系统、独具风格的海洋文化，是胶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源头。

邱家庄遗址位于烟台福山区南8公里，北距海约15公里。地处胶东丘陵北部，在大沽夹河和清阳河之间，曾是海侵地段，地表贝壳堆积厚达5米多。1961年，胶东地区开展的古文化遗址调查，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2]1979年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烟台地区文管会等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1994年10月、1995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课题组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遗迹：在1979年的发掘中发现柱洞300多个。柱洞的直径一般在15厘米—20厘米，深度一般在1米左右，最深者达到2米。人工遗物：邱家庄遗址中出土的红烧土块中屙和有一些植物的秸秆，经火烧炭化后形成空隙。有些红烧土块一面有意抹平，显然是当时的建筑遗存。陶器，陶色几乎全部是红、褐两种颜色，黑陶少量，灰陶极少。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和夹砂黑陶等，均为手制。绝大多数为素面，纹饰有附加堆纹和划纹。器型主要有鼎、筒形罐、小口罐、壶、钵、三足钵、孟形器、觚形杯、豆、器盖、支脚等。动物遗存除了大量的贝类外，还出土了东方鲀骨、鹿、猪獾、兔、猪等8种动物的骨骼。“遗址处于近水的环境里。结合其他贝丘遗址的人们获取海产资源的直线距离至少在3公里以内，推测邱家庄遗址的状况可能也是如此。”“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定数量的红鳍东方鲀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红鳍东方鲀的肝脏、卵巢和皮肤含剧毒。必须除去内脏、鱼液，冲洗干净，方可食用。这种鱼骨的存在说明当时人已经懂得如何对这种鱼去毒后食用。”^[3]

长岛北庄遗址位于长岛县大黑山岛北庄东北部，北依峰台山，南临一条季节性



北庄遗址位置图

[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2]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胶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3年第7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北庄史前遗址博物馆

小河，东临大海，是一处大型原始社会村落遗址，被誉为“东方历史奇观”。

1980年，对长岛史前遗址进行全面调查。1981年至1985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地区文管会等联合进行多次大规模发掘。北庄一期文化层出土的遗物中，陶器多为日常生活器皿，有鼎、鬲、鬻、罐、盆等，以红褐和灰褐陶为主，彩陶片出土数量较多。器形以圜底长圆锥形足的盆形鼎为大宗，其他器形还有觚形杯、平底钵、筒形罐等。遗迹有房屋基址和灰坑，“动物骨骼最多的是猪和鹿类。有些灰坑和房屋废弃后的堆积中有许多贝壳。此外，在已成为红烧土的墙皮中发现掺有许多黍子的皮壳”^[1]。石器有斧、锛、磨棒、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地区文管会、长岛县博物馆：《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

北庄一期陶器纹样

[1]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地区文管会、长岛县博物馆：《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

网坠等。骨器有镖、箭头、锥、针、鱼叉等。

北庄二期，文化层中的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褐陶为主，也有泥质灰陶和黑陶。器表以素面为主，泥质陶则多打磨光滑。彩陶甚少，以三足器和平底



罍



鼎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地区文管会、长岛县博物馆：《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

北庄二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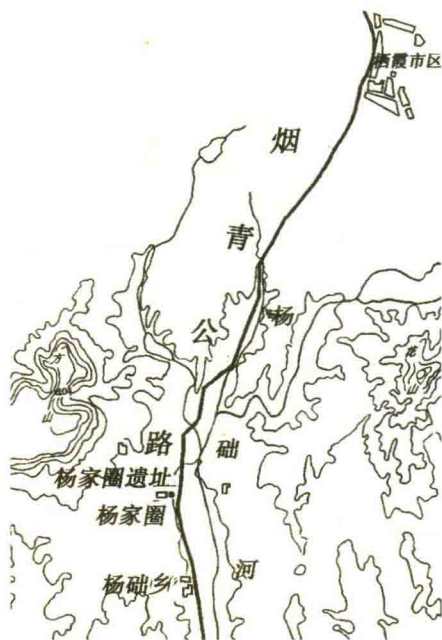
器为主，器形有鼎、罐、筒形杯、豆、觚形杯、钵等。

北庄一期和二期文化既有差别，又是一脉相承、同一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

紫荆山遗址位于蓬莱城西门外，西、北两面临海，东侧为金沙泉，遗址即在东南山坡上。遗址的面积，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文化堆积厚1—1.5米。1963年10月山东省博物馆组织了试掘。上层出土的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陶器以砂质和泥质的黑陶为主，如单耳杯、鼎、三足盘、罐，以及鸟面形鼎足等。“此层的陶器中，黑陶占总数的96.1%，其中有少量蛋壳陶片。器物的表面，一般都经过打磨，素面光滑，也有少量的纹饰，如堆纹、凸弦纹、凹弦纹、划纹等。陶器主要轮制，许多器底都留有用线割取时的线圈痕迹。”^[1]下层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粗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也有少量彩陶片，黑陶极少。器形有钵、鼎、孟、罐等。彩陶是下层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紫荆山遗址上层文化与日照两城镇、胶州三里河等龙山文化遗存大体一致，而其下层文化则有较大差别，陶器为手制，红陶占优势，又以红地黑彩的单色彩陶更为突出。

栖霞杨家圈遗址位于栖霞城南杨家圈村东，1956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及烟台考古专家

[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蓬莱紫荆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载《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栖霞杨家圈遗址位置图

也标志着杨家圈二期生产力的进步，丰富了龙山时代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实物证据。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部分红烧土中有稻壳的印痕，有的掺杂了粟、黍的皮壳。可以推断，杨家圈龙山文化时期除栽培稻谷外，还种植粟和黍两种

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880平方米。根据文化堆积层的内涵差别，可将杨家圈遗址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两期。一期遗存，不太丰富，发现墓葬和数量不多的柱洞坑和柱洞；出土的遗物主要有制作技术不精的石器，数量较少的骨器、角器，陶器以褐色夹砂陶为主；刻划纹中以单线条或平行线组成的阴弦纹最为常见，有少量彩陶。

二期遗存中，发现夯土台基遗迹；4座房基，均为基槽式建筑；数量甚多的柱洞坑和柱洞；1座墓葬；出土的遗物较少，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采集陶器；陶器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黑陶数量最多，器表以素面为主，弦纹系最常见纹饰，有凹阴纹和凸弦纹两种，划纹数量不多；还发现了残铜条、铜渣，表明当时已掌握冶铜技术，



夹砂罐



鼎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图版四三，文物出版社2000年。

杨家圈遗址二期陶器